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續古文辭類纂卷七

中編之二

傳狀類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

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方望溪云。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爲一。故無後論。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

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

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戾。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

札記據索隱本。各本作字伯陽。諡曰

聃。雜志云。經典釋文。字聃。又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注。游天台山賦注。反招隱詩注。後漢書。桓紀注。並引史記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

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

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

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

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以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

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

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此篇已入
論辨類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
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
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
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
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
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礅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方望溪書老子傳後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

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眾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為能前知儋明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為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為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

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